

词所以名乐府之故

诗词，末技也，而名乐府。古人凡歌，必比之钟鼓管弦，诗词皆所以歌，故曰乐府。不独古人然，今人但解丝竹，率能译一切声为谱，甚至随声应和，如素习然。故盈天地间，无非声，无非音，则无非乐。

词得与诗并存之故

词于不朽之业，最为小乘。然溯其源流，咸自鸿蒙上古而来。如亿兆黔首，固皆神圣裔矣。惟闾巷歌谣，即古歌谣。古可入乐府，而今不可入诗余者，古拙而今佻，古朴而今俚，古浑涵而今率露也。然今世之便俗耳者，止于南北曲。即以诗余，比之管弦，听者端冕卧矣。其得与诗并存天壤，则文人学士赏识欣艳之力也。

词所以名诗余之故

词何以名诗余，诗亡然后词作，故曰余也，非诗亡，所以歌咏诗者亡也。词亡然后南北曲作，非词亡，所以歌咏词者亡也。谓诗余兴而乐府亡，南北曲兴而诗余亡者，否也。

历代诗歌之变迁

周东迁以后，世竞新声，三百之音节始废。至汉而乐府出。乐府不能行之民间，而杂歌出。六朝至唐，乐府又不胜诘曲，而近体出。五代至宋，诗又不胜方板而诗余出。唐之诗，宋之词，甫脱颖，已遍传歌工之口。元世犹然，至今则绝响矣。即诗余中，有可采入南剧者，亦仅引子。中调以上，通不知何物，此词之所以亡也。今世歌者，惟南北曲宁如宋犹近古。

词须注意音调

词全以调为主，调全以字之音为主。音有平仄，多必不可移者，间有可移者。仄有上去入，多可移者，间有必不可移者。倘必不可移者，任意出入，则歌时有棘喉涩舌之病。故宋时一调，作者多至数十人，如出一吻。今人既不解歌，而词家染指，不过小令中调，尚多以律诗手为之，不知孰为音，孰为调，何怪乎词之亡已。

立意命句之忌

遇事命意，意忌庸、忌陋、忌袭。立意命句，句忌腐、忌涩、忌晦。意卓矣，而束之以音。屈意以就音，而意能自达者，鲜矣。句奇矣，而掇之以调，屈句以就调，而句能自振者，鲜矣。此词之所以难也。

小令与长调之难

小令佳者，最为警策，令人动褰裳涉足之想。第好语往往前人说尽，当从何处生活。长调尤为亶亶，染指较难。盖意窘于侈，字贫于复，气竭于鼓，鲜不纳败。比于兵法，知难可焉。

宋词非愈变愈下

唐诗三变愈下，宋词殊不然。欧、苏、秦、黄，足当高、岑、王、李。南渡以后，矫矫陡健，即不得称中宋、晚宋也。惟辛稼轩自度梁肉不胜前哲，特出奇险为珍错供，与刘后村辈俱曹洞旁出。学者正可钦佩，不必反唇并捧心也。

选词之难

周长卿元曰：“选草堂词，亦如昭明文选，但入选面目都相似，不入者非无佳词，便觉有侘气。”此语良然。选草堂者，小令中调，吾无间然。长调亦微有出入，非惟作者难，选者亦难耳。

好词不易改

古人好词，即一字未易弹，亦未易改。子瞻“绿水人家绕”，别本绕作晓，为古今词话所赏。愚谓绕字虽平，然是实境。晓字无馥著，试通咏全章便见。少游“斜阳暮”，后人妄肆讥评，托名山谷，淮海集辨之详矣。又有人亲在郴州，见石刻是斜阳树，树字甚佳，犹未若暮字。至苕溪渔隐记耆卿“鳌山彩结”，结改作缔益佳，不知何以佳也。若子瞻“低绣户”，低改窥，则善矣。温飞卿“衰桃一树近前池，似惜容颜镜中老”，予欲改近为俯，或映，似更觉透露。请质之知言者。

庄宗歌头为长调之祖

晚唐五代小令，填词用韵，多诡譎不成文者，聊为之可耳，不足多法。尊前集载唐庄宗歌头一首，为字一百三十六，此长调之祖，然不能佳。

柳词之所本

子瞻词无一语著人间烟火，此自大罗天上一种，不必与少游、易安辈较量体裁也。其豪放亦止大江东去一词。何物袁絢，妄加品鹭，后代奉为美谈，似欲以概子瞻生平。不知万顷波涛，来自万里，吞天浴日，古豪杰英爽都在，使屯田此际操觚，果可以“杨柳外晓风残月”命句否。且柳词亦只此佳句，余皆未称。而亦有本，祖魏承班渔歌子“窗外晓莺残月”，第改二字增一字耳。

词人遭遇

唐宣宗爱唱菩萨蛮，令狐相公托温飞卿譔进。又旧词“碎挼花打人”，有妇支解夫者，上以此戏语宰相，君臣和洽至此。宋真宗召王岐公赏月，令宫婢解金珠乞诗，帝王此等举动殊不俗。子瞻生平备历危险，而神宗读其“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”之句，曰：“苏轼终是爱君。”遭际亦略相当，俱能令千古艳

羨。

绮语小过不致墮地狱

佛有十戒，口业居四，绮语、诳语与焉。诗词皆绮语，词较甚。山谷喜作小词，后为泥犁狱所慑，罢作，可笑也。绮语小过，此下尚有无数等级罪恶，不知泥犁下那得无数等级地狱，髡何据作此诳语，不自思当墮何等狱耶。文人多不达，见忌真宰，理或有之。不达已足蔽辜，何至深文重比，令千古文士短气。

论对句

词中对句，须是难处，莫认为衬句。正唯五言对句、七言对句，使读者不作对疑，尤妙，此即重叠对也。